



往事：中國人！

長 爭著 · 朝陽出版社出版



往事·中国人

作者：[美] 史丹尼·史丹尼



往事：中國人！

袁 爭著 · 朝陽出版社出版

往事！中國人！

長 爭 著

出版者：朝 陽 出 版 社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

印刷者：大 千 印 刷 公 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定 價：港 幣 四 元 八 角

一九七八年二月初版

首 語

大江東去。時光飛逝。一頁頁的歷史，記載着中國人民的災禍和苦難。

在豺狼當道的舊中國，老百姓究竟有多少苦難？筆者着實所知有限。但是總想知道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猶幸筆者有不少機會回國參觀、訪問與探親，足跡遍及廣東、江蘇、山西、內蒙古、吉林、黑龍江等省。參觀過礦山、工廠、公社和家庭，還曾在蒙古包裏作客。每到一地，在驚嘆山河的壯麗，喜見生活的變化的同時，筆者總是想多聽聽人們追憶在舊中國的往事，好讓那些苦難的往事，斑斑的血淚，更能令人醒悟和明白苦從何來，以及苦甜之別。

朋友，你嚐過當學徒之苦嗎？一個老建築工人講出了當年他做學徒的往事。單說洗滌搭竹棚的毛竹吧，其苦痛之極，聽了都教人心裏難受啊！在那隆冬臘月，呼呼北風，河水已經結成了幾吋厚的冰了。可是學徒們在每天清晨，還得用鐵剷擊破了冰塊，把兩隻腳插進那刺骨寒心的凍水裏，彎着腰，抓着稻草來洗滌毛竹。一小時，兩小時，三小時的洗下去，一直洗到腳趾失去知覺，腳跟豁裂了幾道口子，手指凍得像十根紅蘿蔔……

朋友，你知道做茶房的辛酸嗎？不但幹活兒沒有工錢拿，而且連靠它養家活命的一點點小賬，也不是全歸茶房所有，還要分明賬，分暗賬，雖然講妥了，明賬全歸老闆，暗賬歸伙計，可是在分

暗賬的時候，老闆硬要茶房們負擔供旅客使用的肥皂、茶葉，甚至於草拖鞋的費用。還有更可惡的是，往往當流氓、打手、賭徒們大吃大喝完了的時候，茶房除了要挨流氓們的拳打腳踢之外，還要負責賠償一切被擲壞、摔爛了的東西的損失……儘管是這樣刻薄的待遇，可是這茶房一職還真是得來不易，要先交五百大洋保證金呢。多少人爲了要求職，爲要交保證金而背上了那總是還不完的債哪！

天下烏鴉一般黑。在舊中國，無論是西北南東，無論是做工務農，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呀！聽聽棉紡姑娘被賣來賣去的苦楚；聽聽礦工大叔談“驟命貴，人命賤”的奇聞；聽聽肥皂師傅說老闆鐵算盤的毒辣；聽聽伐木大伯談“綠色監倉”的冤情；聽聽民兵隊長述被拉壯丁的往事……聽着這一樁樁的慘事，看着那一塊塊的傷疤，縱然你是錚錚鐵漢，也不由得不心緊鼻酸呵！

朋友，可別認爲往事無須多講囉，正所謂“溫故可以知新”呢！記得有位名人說過：“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，洞若觀火”。談談過去，這對我們今天認識世界，了解人生，是會有不小的幫助的。爲此，筆者把歷次回國參觀、訪問時所看到的和聽到的舊中國的苦難事，整理成書，作爲遊記見聞，也作爲歷史故事，與朋友們見面，希望朋友們幫助指正。

長 爭

一九七七、十。

目 錄

潮汕流氓毒心腸	1
林伯雙手有短長	9
歷盡滄桑輪機長	19
吃盡苦頭老竹匠	59
非人待遇窮茶房	73
人口轉賣似商場	95
礦工命賤驟吃香	109
蒙古包裹談過往	121
梘廠猶如大監倉	135
塘沽港底有文章	145
興安嶺內有虎狼	153
一包疵疤算舊賬	159

潮汕流氓毒心腸

潮汕音樂負盛名，
既有特色又動聽，
但是處在舊社會，
只有悲哀無開心。

×月×日

清晨由廣州乘搭公共汽車，經過增城、惠陽、海豐，於黃昏時刻到達了汕尾。

初到貴境，一切都覺得新鮮。尤其是語言，牛奶叫“辜寧”，一杯叫“接杯”、蘿蔔糕叫“踮頭乖”，打人叫“拍嚙”，拍電影叫“打電影”……嘿！真叫新鮮啊！

晚飯後，在大街上漫步，只見五步一堆、十步一羣的人，不管是年老還是年幼，他們合在一塊兒，人手一件樂器，十分默契地齊撥弄起來。久聞潮州音樂之普及性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

又寬又濶，又平又長的海灘，也擠着一大堆人，他們都就地坐着。雖然看不清他們在做什麼，但是隨着陣陣晚風，送來了既動聽、又悅耳的漁歌：“六一工六工一尺一上一尺一工，工一尺工尺上五一上一尺上尺，工一尺工尺一工一尺一尺一工一五一六，工一尺工尺上一上尺工一乙尺乙五六工六五上一。”^①

我初以為他們是在開聯歡會，或者是在評比漁歌，原來全不是，他們是在開批評會呢，用那麼動聽的漁歌，在評論着出海捕魚操作時，哪些做得好，哪些做得不好。

嘿！又是一個新鮮事兒！

走近一看，沙灘上圍聚的人，都是女的，都戴着漁帽，穿着淺藍色的短衫，而僅有右邊一個肩膀是粉紅色的，這就是潮汕婦女漁歌隊的隊服。

嘿！又是一個新鮮。

後來經過介紹，才知道在這些新鮮的表面裏面，是有其辛酸苦辣的來由的。

大約在五十年前，也算不清楚是怎樣開始的，汕尾這地方突然一下子“興旺”起來了。又是茶樓，又是酒店，外加戲院、賭場、當舖、烟格、妓院……難怪當時有人稱之為“小香港”呢！

每到太陽下了山，電燈、大光燈，一盞一盞的都亮了起來，從四面八方湧來了酒客、烟客、嫖客、賭客，熙攘一片，市面算是熱鬧的了，可是這熱鬧中蘊藏着多少血和淚啊！

由於這種烏烟瘴氣的組合，就必然會產生出一批管理這些烏烟瘴氣的人來，他們靠着背景，仗着勢力，橫行霸道地魚肉鄉民。他們常常欺侮、毆打居民，尤其是對漁民。賭錢贏了，他們會怪就因為碰見了漁民才只贏這些，本來還要贏得多呢！賭錢輸了，他們會怪就因為碰見了漁民而倒霉、破財。總之，勤勞善良的漁民，在他們的眼裏，是“喪門星”，是不吉利的“蛋家人”，是社會上最沒有地位的人。所以他們常常借酒行兇，罵人、打人，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了。

-
- 漁歌的主旋律，用簡譜唱起來是這樣的：——騷—咪騷咪—雷—斗—雷—咪，咪—雷咪雷斗拉—斗—雷斗雷，咪—雷咪雷—咪—雷—雷—咪—拉—騷，咪—雷咪雷斗—斗雷咪—西雷西拉騷咪騷拉斗。

有些賭錢輸到“火遮眼”的流氓，不但常常借故打人，尤其是在街上碰見路過的漁民，還會隨意地剝掉漁民的衣服，拿去典當。男的漁民，固然自認倒霉，女的漁民，就更是羞憤了。可是他們有人事、有背景，這種“芝蔴綠荳”的“小事”，根本沒人理會。而街坊鄰居們看着，也不敢援手，因為會由此“得罪”了流氓，那後果是不難想像的了。所以，漁民們就用一塊淺藍色的小布，縫製在右肩部份，使流氓們搶了衣服去，也沒有用，漁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辦法，來抵制流氓的侵犯。

在當時的烏烟瘴氣的社會裏，“小事”固然不必提，“大事”也根本沒有人理。

話說有一家漁民，丈夫金水出海去打魚，家裏就只剩一個年老的婆婆、一個剛滿周歲的小女兒和妻子阿娣，居住在海灘盡頭的擱着的一隻破艇裏。婆婆在海灘上補網，妻子在艇餵奶。

突然，幾個喝得醉薰薰的流氓走了過來。

“他媽的，這幾天不知怎麼搞的，手氣這麼壞！”

“對了！老大！你是怎麼搞的呀？”

“我變了‘摸牌輸’了！”

“我看，老大，你要避一避邪才好。”

“避！！沒出息！我要……我要……”

幾個流氓，同時發現了阿娣在破艇裏餵奶，他們的歪念頭，也同時的產生了，他們互相擠眉弄眼。

“嗯！我要……解一解剝氣！”說完就逕自往破艇走了過去。

“這！這……”

“你別這！這的了，現在這個地方，是我們大哥說了算，出來混飯吃，怎麼能菩薩心腸啊？！”

“不！我是說他們沒犯我們呀！”

“管他犯不犯！反正他們是‘蛋家人’，我們愛怎麼，就怎麼！”

“救命啊！”

“救命啊！”

一聲連一聲的淒叫聲，劃破了陰沉的天空，刺裂了寧靜的海灘。

正在海灘上補網的婆婆，就像觸了電似的跳了起來，跌跌撞撞地忙往破艇奔去。可是，還沒走到，就看見三個流氓，叉着腰，並排地擋去路。

“救命啊！”

“哇！哇！”

媳婦的叫救命聲、孫女的哭聲、三個流氓的擋路，這些事情，已經是很明白的告訴了婆婆，家裏已經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了。婆婆情急之下，也不管流氓的阻擋，一邊跌跌撞撞地往破艇奔去，一邊放開了喉嚨，淒叫着：“阿娣，阿娣！”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
婆婆衝到了三個流氓面前，三個流氓就像魔鬼似的攔住了婆婆的去路，婆婆往東，他們也往東，婆婆往西，他們也往西。婆婆快急瘋了，她明知道眼前三個流氓是故意在阻攔自己，於是她就使足了氣力，往前直衝過去。

那個被撞個正着的流氓，有點支持不住了。

“哈哈！看哪！老三快頂不住啦！”

“嘿！沒想到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竟會敗在一個老太婆的手下，哈哈！”

“老三！用出你吃奶的勁兒來吧！”

本來被酒色掏空了身體的老三，已經被婆婆衝得臉色發青、心浮氣虛了，現在再被另外兩個流氓這麼一激，頓時火冒八丈，目露兇光，只見那個叫老三的流氓，飛起右腳，狠狠地踢中了婆婆的肚皮，就當婆婆痛得彎腰的當兒，那流氓跟着又揮起右拳，向婆婆的下巴打去。

可憐的婆婆，被那流氓打得天旋地轉，身體向後直跌出去。婆婆雖然跌倒在海灘上，可是她對眼前的情形是有所估計的，她明知道憑自己一個老太婆，是撞不過他們三個流氓的！但是，媳婦在叫救命，孫兒在啼哭……

婆婆毫不猶疑地，從海灘上爬起來，連衝帶跌地奔到那三個流氓面前，撲的一聲，對他們跪了下來，

“求求你們，發發慈悲！行行好！放過我媳婦吧！菩薩保佑你們！求求你們！”婆婆說完，就對他們不斷地磕頭！

那三個流氓互相交換了眼色，嘴裏叫着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，他們看準了時機，三個人同時用脚尖挑起海灘上的海沙，一齊往婆婆的眼睛上潑去。

婆婆剛抬起頭來，還沒來得及弄清怎麼回事的時候，就覺得眼前黑影點點，跟着，眼睛一痛，已經有沙進入眼了。

“啊呀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
“怎麼樣，好戲做到底吧！”

於是三個流氓一起衝過去，把婆婆推倒在海灘上，他們合力掀開婆婆的眼睛，不停地用沙撥進她的眼裏。

“救命啊！救——命——啊！”

“哈哈！哈哈！像個地牌！[⊖]哈哈！哈哈！”

婆婆被他們弄得滿眼是沙，疼痛難當，她是長期生活在海灘上的人，知道應該盡快的用海水沖洗眼睛裏的沙，因為除了這個辦法之外，是再也沒有別的好辦法了。

婆婆快步往海邊奔去，三個流氓輪流的伸出腳來絆婆婆，婆

⊖ “地牌”是賭具“天九牌”的一個牌名。

婆接連地跌跤，可是婆婆並不氣餒，她還是快速地連跌帶爬的往海邊跑去。當然，她由於眼睛看不見東西，再加上流氓們把她一再的絆跌，所以她跑了不少冤枉路，然而最後，她終於奔到了海邊。她趕緊把頭浸在海水裏，張開眼睛，不斷地搖擺頭部，好讓海水來沖洗眼睛裏的沙。

沙被沖洗乾淨了，可是兩隻眼睛，只有左面一隻眼睛能模模糊糊地看得見東西，右面那隻眼睛不但看不見東西，還鑽心的痛。

婆婆現在顧不得疼痛難受了，她用她的左眼，拚命找自己住的那隻破艇，只見遠處自己住的那隻破艇圍着不少人，而那幾個兇神惡煞的流氓，早已不見了。

婆婆連忙又奔又跑地往破艇趕過去，她排開人羣，爬上破艇：“阿娣！阿娣！！”

婆婆爬上破艇一看，心中一酸，不禁流下眼淚。

破艇裏的東西十分凌亂，蓆子破了，碗架裂了，筷子斷了，油燈爛了，暖水壺爆了，頂架歪了……

再看媳婦，只見阿娣斜靠着艇架上，頭髮蓬亂，兩眼看着艇頂，眼淚不斷的淌着；臉上青一塊、紫一塊，鼻孔下還在絲絲淌血，頸間，清清楚楚地顯出手指印痕，赤裸着上胸；抱着的天真的嬰兒正在吮乳。

婆婆連忙爬進艇去，拿起一件兩色的上衣，給阿娣披上，婆婆把小孫女兒接過來，放在板上，又伸手把阿娣扶倒在蓆子上，用一條破氈替她蓋上，讓她休息。

婆婆再回身抱起受驚受怕的小孫女，只見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婆婆，不吵，也不鬧。婆婆越看越心慌，雖然只有左眼可以看見東西，但她還是用足了眼力，極力注視着小孫女。婆婆心知不妙，趕緊用手往小孫女的胸口摸了摸，又用手在小孫女的手腕處把了把，又用手指在小孫女的鼻孔那裏橫放着；這一切的探摸，都證明了小

孫女已經離開這萬惡的社會了。

“嗚嗚！”婆婆大聲地哭了出來。

“婆婆……輕點……阿娟剛睡……着……”阿娣瞪着眼睛側臥着，她有氣無力阻止婆婆哭泣。

“嗚！”婆婆聽了阿娣的話，心裏更是難過，因此就越發忍不住悲傷，哭得更加大聲。

圍在破艇四周的鄰居，他們目睹如此悲慘的情景，無不悲從中來。但是，在當時當地，除了同情、慰問之外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婆婆在鄰居們的幫助下，草草地埋葬了剛滿周歲的小孫女。現在，婆婆只得盼望兒子金水快些回來了。

漁船的歸期已經過去好幾天了，換句話說，兒子金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聽漁欄主說，十幾天前，在東沙羣島有颱風，不知漁船會否遭殃？

大家聽了這個消息，漁民家屬們，不約而同地拖老帶幼，大家奔到海灘上，面向大海跪下，手裏捧着點燃了的棒香，一邊哭叫家屬回來，一邊合什拜香、磕頭。天空烏黑不雨，海浪排排滾來，灰黑的海灘上，密密麻麻地跪着出海漁民的家屬。這老幼的哭聲，雜隱在棒香的藍色烟霧中，一連幾天。這是多麼令人鼻酸的一幅情景啊！

又過了幾天，漁船還沒回來，漁民們也沒有回來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！

“嗚嗚！”一聲淒厲的哭聲，由海灘上的破艇裏發了出來。原來婆婆清晨起來，發現了媳婦阿娣不在。初以為她可能又跟別人一樣地站在崖石上，眺望丈夫金水回來。後來，當她走去井邊打水的時候，才發現阿娣已經在小孫女的墳墓旁邊的一棵樹上，吊死了。

真是：

惡霸流氓來橫行，
嫖賭烟押像森林，
漁民上岸被剝衣，
豺狼當然昧良心。
壞蛋賭輸講迷信，
見了漁婦起邪心，
光天化日來污辱，
流氓還要封破艇。
婆婆情急拚老命，
無賴撞她尋開心，
婆婆跪地苦哀求，
更被黃沙灌眼睛。
孫女斷氣命歸陰，
媳婦上吊死路尋，
婆婆淚眼抬頭望，
蒼天緣何容不平？

林伯雙手有短長

說罷海上說岸上，
農民漁民都一樣，
窮人苦難多又多，
黑夜怎不盼曙光。

×月×日

清早，到茶樓去飲茶（夾呆）。走上三樓，看見沿窗口處，有一位頭髮花白，五十餘歲的老人。他最顯著的標記，就是他的右手跟左手不同，右手短了一呎多。他，就是林伯！

經過介紹，知道了原來林伯是福建人，幾十年前是個漁民。他們每天下海捕的魚，要交六成給漁霸，剩下四成歸漁民，可說是說歸漁民，但還得賣給漁霸開設的漁欄，按市價五折，另外還要扣除租用漁霸的竹筐錢。這樣的層層盤剝，真正到了漁民手上的就所剩無幾了，就在這些少之又少的錢裏，還要扣除海灘稅、碼頭稅、禁烟稅、禁賭稅、人頭稅、過秤稅、教育稅……等好幾十種稅款。

在這樣的生活裏，林伯的父親，爲了醫治老伴的病，不得不向漁霸借了十幾塊錢。明知道向漁霸借錢，等於是在吃毒藥，可是這“毒藥”却不得不吃呀！

這“毒藥”果然厲害，林伯的父親狠心“吃”了以後，連着九

年，都沒“還清”。父親死了，林伯被漁霸叫到家裏接替父親當僱工，可是做活儘管做，工錢却没有。有一次林伯向漁霸要工錢，漁霸冷笑了兩聲說：“工錢？哼哼！你老子的債還沒還清，你倒想拿工錢？幹滿五年再說！”

林伯拿不到工錢，家裏的人，只好吃海草來充飢。這時候，有個叫陳金的漁民，看見林伯的家境這樣淒涼，於是勸林伯，不如一起出海去打魚，雖然也受漁霸盤剝，但總比現在這樣好啊！再說，萬一遇到收穫大的時候，家裏也能嚐嚐魚的滋味呢！

林伯知道陳金的話有道理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。可是，有難處呀！其一，自己沒有出過海捕魚，遇上風浪可就死路一條；其二，自己出海了，家裏的母親和弟妹怎麼辦？

陳金似乎已經知道了林伯的難處，他東拼西湊地為林伯弄到了糧食，交給林伯作為安家用。這時候，堅強的林伯，他沒有被漁霸打哭，但却被陳金的友情溫暖，感動得流下了熱淚！

林伯出海了。果然，一連兩趟，都有較好的收穫，家裏的人，也嚐到了鮮魚的味道，雖然是很小的魚，但也畢竟是難得的“珍饈”啊。

從前在大海上捕魚，既無儀器探測，更無器具輔助，而且魚類又是游動不息的，所以不能說每一次出海都會有很好的收穫，即使漁民有經驗，能知魚汛，能看魚蹤，也終究不是一件十拿九穩的事。

這一天，由陳金掌舵的一艘漁船，在大海上來回轉了好幾天，風不對頭，潮不對頭，天腳邊的雲也不對頭，眼看要變天，於是也顧不得魚不滿艙，立刻就把船駛回來。誰知道當漁船剛靠岸的時候，漁欄主“高金牙”帶着爪牙，勢洶洶地趕來，不准漁民上岸。

“出海捕魚，統統給我出海捕魚！”

“老闆，天氣不好，變了！”

“誰說的！”

“是變了呀！”